

贵宾,您好

□ 老愚

一温泉开业，跟朋友前去尝鲜。大门口，身穿开叉旗袍、露出白皙大腿的迎宾小姐口吐莲花：“贵宾，您好！”朋友无所谓地点点头，我却很不自在，直觉这个词不能这么用。“贵宾”是一个概括性的词汇，一般用在书面语里，而且局限于对第三方介绍客人时用。不知何时，“贵宾”替代了先生女士的传统称呼，性别通用，大小通吃，变成跟“老板”、“领导”、“老总”、“大哥”类似的词语。

在这种称呼系统里，没有一丝真诚的意味，完全是公事公办的标准化操作，发声者无心，听者无趣。久而久之就演变为一种讽刺感强烈的滑稽语，轻佻，戏谑，令人想起检阅者和被检阅者之间的套话。字词本义急速丧失，或许是这个时代最炫目的标识。想想如下这些词汇的遭遇吧，默哀3分钟：小姐，同志，师傅，老师，爱，家。

过度使用是一个方面，比如“亲爱的”、“宝贝”、“温馨提示”、“朋友”。这些本来美妙的称呼，一经滥用，就变成了一堆毫无感情的指代物，虚假做作。不当使用往往跟人们的心态有关。比如“您”，常常听见年长者用来称呼年轻人，在很多场合，这个字成了称呼官员的专用媚语。至于主持人把别人的父亲称作“家父”，就跟余秋雨将“致仕”当成做官一样，只能让人叹气。

称呼的不当仅仅让人有不适

感，但语言的粗鄙化却令人难以忍受。最常见的是性别自称：我们女的，你们男的。这似乎已经跟“老公”——一个标明性别的称呼泛化为全社会女性时髦用语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至于骂人，那种大胆、直接、有力，简直令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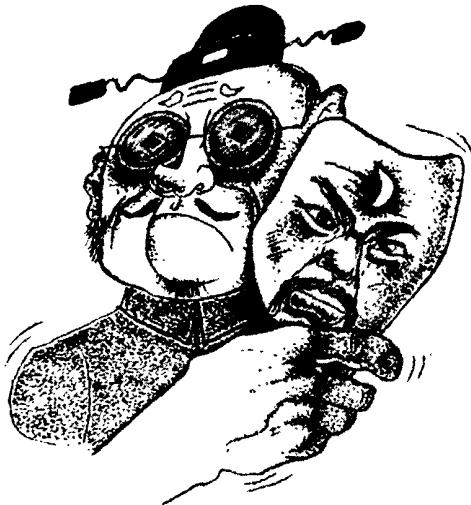
终生受教。比如这句：“大叔，您到更年期了吧？我从不跟您这把年纪的计较。”一个三十郎当的女子，如此讽刺一位劝其小声打电话的中年男士。开黑车的骂不愿付高价钱的白领：不拉你这种穷兮兮的！没钱你打什么黑车啊？

相对于这些话语，我最佩服的还是服务员的语言天才。在他们眼里，客人似乎是一个可被肆意戏弄的丑角，一个可以被无限压榨的提款机。比如：“您就点这几个素菜啊？不够吧？要不要来个我们店的招牌菜鲍鱼啊什么的？”那种腔调，看似恭敬，语调里充满调侃和戏弄：你吃得起我们的饭吗？有女士和小孩在，他们一定会推销昂贵的饮料。请客者往往经不起这种将军，乖乖就擒。就餐的过程，就是被搜刮榨油的过程。要来的酒水饮料，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全部打开，倒进每一个杯子里，逼着你再要。便宜的酒，永远是缺货的：“要不您尝尝这个？不贵。”

杂交水稻技术工程中心的全体员工，包括离退休人员、临时工、学员和员工家属，纷纷为四川地震灾区捐款，袁隆平带头捐出了1万元。

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袁隆平

总是公开亮出自己对金钱的态度，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钱不是衡量地位身价的标尺。”袁隆平认为，农民主要有两个优点：一是朴实，二是勤劳。“别看农民穷，农民心胸开阔。穷不是低下，有钱



话都很客气，尊称连连，敬语不断，但你明白，贵宾泛化的过程就是尊重贬值与消失的过程。这种“被尊重”隐含着个前提，即我们是把你当成有实力的人物，你可别辜负了我们的美意。

我们在豪华饭店要了一盆小米粥，端上来的竟然是鸡汤米糊，而且，说是熬过人参的。吃过油腻的鱼肉，预备用喷香的小米粥滋润肠胃，一大口粥下去，就被巨大的异味击倒了。“我们这儿的粥一直是这样做的，客人们都喜欢的啊。”这句话是用来摧毁你的自尊心的，翻过来其实是——“你们真土鳖！”

祖宗使出吃奶劲造出的汉字，在我们手里眼看着就变味了。一个个纯正的词汇，被折腾得生不如死。就像对规则法律各取所需般，聪明的中国人擅长从同一个东西里挤出不同的意思，直到彻底颠覆那个词的本意。近代以来，我们似乎容不得不变的事物。字也是有生命的，如果越来越多的字暧昧难辨，汉字使用者的生活也就难言其美了。

不见得高贵，要看本质。”袁隆平的这番话，让人警醒。金钱是一面镜子，在它面前可以照出一个人的精神境界。袁隆平的金钱观，他对自己“小气”、对他人“大方”的言行，折射出他大写的人格和高尚的品质。